

[第十六卷]

叶文玲
文集

似与谁一支笔橡

叶文玲 著

美是文学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叶文玲
文集

「第十六卷」

橡笔一支谁与似

叶文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1958年发表处女作，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五十二本作品集及一部十六卷文集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尽人生》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说集有《心香》《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枕上诗篇》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为第六、七、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委员）。

因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被聘为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等大学的兼职教授。1999年，叶文玲捐赠稿费，在浙大设立“新叶文学奖”。

为表彰叶文玲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台州市在台州市图书馆内专门辟有“叶文玲文学馆”；她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也专门设立了“文玲书院”。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考 察	003
开火车	040
芒 果	045
义烈高士李钟岳	050
一件小事	060
无 尽	066

散 文

椽笔一支谁与似	089
师恩长如泉	102
美美与共	109
还魂记	112
为故乡点赞	123

文学的春天仍将继续·····	125
楚门因海威 四季有风情·····	127
履痕万里 华滋天下·····	130
青春从现在开始·····	137
问叶哪得新如许·····	141
以城之名·····	144
愿爱永存·····	147
愿为青山绿此湖·····	152
何处青山无故人·····	156
连心桥·····	158
真堪托此生·····	160
假若生活从头开始·····	162
文集后记·····	182
附 录·····	185

中短篇小说

考 察

带团的是部委某部门的一个副秘书长，姓商，女的，看样子顶多二十六七岁。叫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带他们这班大男人，真有点阴盛阳衰的味道，转念一想现在不少事都是公鸡不叫母鸡打鸣，老安怎敢有不认同之理？

年轻的商团长有一副歌星似的好嗓子，一副老北京的标准京腔。只会说一口当地土话的老安，对标准京腔一向有一种敬畏感，所以对这位人小能耐不小的团长更加敬服。

全团人马在机场集合的时候，商团长就用这标准京腔一一点名，点到安得水时，老安响亮地应了一声，挺了挺胸膛。这一挺，他又发觉在这个出国考察团里，他的个子并不算最矮，就像刚才点名时的排名一样，虽然比较靠后，毕竟不是最末一个。

有了这个感觉，他的信心再次大增，原来潜生的那种自卑感，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这个感觉真好！而且也符合他的人生原则：为人处世，如果事事要争上游争第一（在A市通常说是做状元）太难为人，而且拼了老命也不一定都能得到向往中的光荣；如果倒数第一当个老末（在A市通常说成是拔根老鼠尾巴）则太丢人，那是辱没祖宗先人辱没自己名声的。因此，A市的人包括老安从来都认为，做人无论什么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中不溜，不前也不后，不上也不下，不快也不慢，不是最高也不是最矮。就像现在，在这个团里，无论职务身份还是年龄个子，他都正好处在“中间”，这就最好也没有了。

老安今年五十有六，参加工作整四十年，在A市曾经有过的最高职务是

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和直到如今尘埃落定的头衔——副处级调研员。所以，有关排名前后或第一老末诸如此类的人生教训，在老安，那真是经历得太太多了啊！

当然，对老安，眼下还不能说什么人生教训，起码他现在还没有全退，还挂在官场里，所以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官场经验。

凭他的官场经验，对于诸如干部升降提拔以及在机遇间的各种千变万化，真可谓甜酸苦辣！官场比人生难把握多了，官场的机遇就像瞬息万变的云，有些人磕头作揖眼巴巴地望上三年五载，也不一定能落得半丝雨露，而有些人则天生是安乐王子，看上去什么也不经意，充满幸福的甘霖却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老安不属于前者更不属于后者，但自去年秋天开始，对于升迁已经心灰意冷的他，却抱着一个非常热切的希望。

老安的希望不是别的，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以考察的名义出国一趟，就像当下许多领导干部都有的待遇一样。

世上万事大抵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有时候却是种瓜得豆！

想想也是的，如果不是拼死拼活给儿子弄到外国去读书，也许他就犯不着对这事想得如此热焦焦。出国考察嘛，既然如今的大小干部人人有份，人人有机会，他满可以不用奋勇当先想去拔头筹，就是排个末班车，到头来总也轮着他一回合？

但是，儿子一旦去留了洋，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当老安得知市外办打算将市里将要退居二线的各位头头们在今明两年内都弄出去开开洋荤时，老安的希望之火就霎时点燃了。从此，他就像小时候盼过年一样，热切切地巴望这个出国机会。而且，他的胃口也被吊高了，他希望出访地起码是先进发达国家，最好是西洋而不是现在人人都挂在嘴边的新马泰，当然，最好是去美国、加拿大，或者干脆就是儿子就读的英国。

英国，能去英国开开这老牌资本主义的洋荤，那可不是一般平头百姓能有的机遇哪！

凭他的官场经验，这种目的明显的意愿，是只能自己意会而无法言传的，是只能绞着心思去想方设法而无法明打明地去要求或争夺的，是只能在恰当的时机向某个关键的领导意思意思，摸透这位主管上级的心思而暗送……

对了，就像赵本山和宋丹丹说的那样，关键的时刻要“送一送‘秋天的菠菜’”……嘿，别笑话他们在演戏，人家说的可是大实话，生活里什么事不是这样？

人是不能存太大的心思的，人要是存了某种太热切的心思，就会神魂颠倒，生活就会乱套。从有了这个心思起，老安的生活就很是乱套了好一阵，甚至上班开会也常常走神，有两次在市府大院的传达室偶尔瞥见来了省外办的公文信封，他都禁不住心头怦怦乱跳，想着是不是跟他有关的这件好事来了？

等待的日脚真难熬啊！要知道他的这个“副处级调研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收场的锣鼓，响不了多少时日了，一旦退了休可就万事皆休，再弄个以考察名义公费出国，那就是做梦娶媳妇了！

在老安这五十有六的人生岁月，不不，在他四十来年的官场岁月中，他从未为这样的事如此心猿意马而又少魂失魄过。老安之所以是老安，就在于他从来是个安定的人，从来是个能看领导眼色却又不争先恐后违反纪律的人。这次实在是事出有因，例外的例外。

老安遇事有板有眼不争先恐后，是历来如此的。比方说，上几年，在干部中人人兴起读那个什么曾国藩的一本书，老安就没有去读，老安没有去买去读，当然是他心里有数，因为他打探了新来的曾书记办公室里没有这本书，他拐弯抹角地从曾书记的秘书那里知道了这回事，他心里就落定了。真的，连跟曾国藩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书记都不读，他读那种书做甚？如果是武侠小说，弄本看看倒也不错。曾国藩，嘿，名字读着都咬口，那种曲里拐弯文言文一大堆的书，他可不感兴趣，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啃？有那闲心不如多钓一会儿鱼！

这样说，你们千万别以为老安是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平庸之辈，要知道“文革”中全民兴背“老三篇”那阵，我们的老安，就拼命用功拿了个全班第三名！虽然，那时只是区革委会的后勤班。

老安的长处就在于他学历不高眼光准，官职不大办事稳，懂得为官之道的他，关键时刻知道自己能吃几碗燥饭烂饭，所以他一向都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的。知道了这一点，你们就明白他这个只有小学三年学历、从一个乡公所（那时叫人民公社）送信倒茶的小小公务员（那时叫通讯员）为什么能够一步一台阶地做到 A 市政协的副处级调研员。

政协的副处级，不管有没有实权，那也是为官一方啊！

所以，别看A市只是个县级市，这两年在省里的各种经济指标排行榜上却常常名列前茅。一句话，经济发展得快嘛！

所以，像出国考察或假日旅游在别地可能还很时髦，在A市的很多人家中，却如上茅坑一样屁松；像送儿子出国读书这样的事，在别处可能还挺稀罕，在A市却早已如潮如涌。所以，像老安这样职别不算最高工资更不算多的公务员，也能与时俱进地送儿子出国留学了。

儿子能有这等幸福，当然不单单在于老安，还在于老安有个能干的老婆，能干的老婆在生儿育女上也是非同旁人的——在已经计划生育的年代，她不单拔着老鼠尾巴打了擦边球没有让老安受到任何处罚地超生了又一个儿子和女儿，而且这第二胎的定民和定英还是龙凤胎！

说到老安的能干老婆，只要听听她有什么样的外号就是了：老蛮牛。

一个女人有着这样的外号，这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老安的老婆不是此时我们要说的话题。一般情况下，老安在公务活动时是绝少想到老婆或女人的，所以关于女人和老婆的话题，暂且搁起。

老安一旦感觉不错，顿时心情爽然。因为他同时还感觉到这个出国考察团的同行，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将是个平等友爱而且“非常不费”的大家庭，因为，组团者要求大家上交的考察费用是实实在在地“不费”。

大家暗地里异口同声说的“不费”是他刚刚弄懂的——不是不贵而是很贵的那个“不费”，而且，那个H省B市来的老马还纠正他这“不菲”不是那个浪费的“费”而是菲律宾的那个“菲”。老马在如此这般指点着老安时，老安虽然对这位来自中原的同行有点不以为然，还是忍住了那点不以为然没吱声。

老安不以为然自有道理。听听，明明是这个“费”偏要改成那个“菲”，怪不得说如今崇洋媚外的人多如牛毛，这不，这只脚还没迈出国门，好端端的字眼都要阴阳颠倒改成洋味的！

出访费用是实实在在地不“费”，知道这个数字时，也曾让老安着实肉疼了一忽儿，但后来明白了费或不费，因为是考察，当然都是公家负担的，用不着老安自个儿掏一个子儿——如果你不是想去采购什么洋货的话。

当然，老安肉疼吃惊也就一小会儿，你看，这个团二十来个人，大家都这样，虽然也都这么认为，但并没有谁对如此高昂的费用有过实质性的异议，老安更应该心安理得。

令老安分外安心的是，他已经在同行者中认定了一个人可以做他的朋友，这朋友当然就是北方省份 B 市来的老马。

老安是在弄清了老马的级别后才暗认老马为知己的。老马是 B 市人大办公室的副主任，老安打听过了，B 市比 A 市大，人口也多，但也是县级市；人大比政协当然高一点，但老马在副主任里头排名第四，是老末，老安原来当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时虽也是老末，却排名第三，所以高高低低一算，两两相折，谁也不比谁差。有意思的是，团长两次点名，第一回是老马排在老安头里，第二回却是先叫了老安才叫老马，这说明团长也有这个看法，也算过他俩的级别，两两相折，差不多。

当然，这一点，老安只是在自己肚里暗暗算过而不会跟任何人说的。这一算很好，老安有了数，此后，他可以遇事与老马平等地有商有量，（因为看样子老马好像比他老安稍稍见多识广一点，个中原因是老马大前年就考察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但是也不必事事都恭恭敬敬地请教他，凡事弄个不即不离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人家当你没能耐，草包一个。

使老安将老马暗认知己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老安这次出去，简直可称和老马“同病相怜”：老马也同样肩负一个重要使命——他有两个第二代在英国伦敦读书，好像是外甥或侄女。至于是否是亲外甥亲侄女抑或是自己的孩子，老马有点暧昧地含糊其辞，老安也就不好细加追问。怪不得刚才点交行李时，老马的行李比别人多了一件，而且还是只特大号的纸箱，那当然是给第二代捎的物什。

见了老马的纸箱，老安很是嫉妒，人家老马到底比他精明，带这么多东西出去当然上算，胆小的他想也想了就没敢这样做。自打让他参加这个团，他就有点心怀鬼胎，唯恐别人知道他主要目的是想去看儿子。老婆几次要他给宝贝儿子多带这这那那的实用物什，老安没敢，只将老婆这两年多摆摊赚的钱又统统托人换成英镑带了来。就这样，他来报到时心里还很鬼祟，根本不敢暴露儿子在英国读书，生怕人家说他这次出去是以公带私。如今见老马这么敲明亮响地带东西，而且行李明显超重团长却没有说什么。这一来，老

安心里就后悔死了，早知这样，真该听老婆的话，哪怕昨天报到时在王府井七七八八的再现买，也上算。现在中国真是什么东西都有，而且什么都比外国便宜哪！

这会儿，当然来不及了。这个鬼老马，他怎么就知道这次出去，机动的余地大得很？访问日程表不是刚刚发到手里吗？对了，肯定是到北京集合前他就从“后门”得知的，这个鬼老马！

老安有着这么一大堆“肚皮官司”，所以，当商团长嗓音如蝉这这那那地又一次向团员们说着各种“注意事项”时，老安虽然大瞪两眼，实际上却没有听进去几句。因为他听了开头便晓得头头们讲话都是“老套”，就是不听心里也有数，做官做了这么多年，领导讲话这点套路他还能不晓得？真到不晓得时还有老马哩！

这个老马！老安真是后悔死了，老马也真是的，昨天下午自由活动他怎么不提醒老安去买？老马一下午都没见人影，谁知……可见老马对他也是留了一手，他拿老马当知己，老马对他无所谓。所以，以后他也要对老马有所保留，该留一手的时候也留一手。

就在老安心里七上八下打鼓的时候，老马用胳膊肘推了推他，原来团长让随团的秘书小解给他们每人发一张表，说若是带了什么贵重物品要填上，等回国报关时有个证据，否则就会当你是从国外买回的，要缴一笔关税，那就冤枉了。

明白了这意思，老安心里咚咚一跳，额头上就渗出一层细汗。猛想起自己戴的这只劳力士表属不属于要填的贵重物品？一般来说，当然是，如今查出大案要案的案主里头，哪个“赃物”里头不是有这劳力士的？而且凭老安的工资收入，会好端端地去买一只名贵的劳力士戴？所以问题是这只劳力士——老安有了这只劳力士已经八年都没有拿出来戴，外人也不知道，在单位里从没亮过、“三讲”都没有讲过的，难道非要在这里？……

老安心生惶惑，当然因为这劳力士的来历，委实不那么“正规”。

想到这一层时，老安就不由得埋怨起老婆的主意，老婆是属于那种能在胳膊上走马的婆娘，但女人再能干，还是头发长见识短，她也是被老安的这次好运气乐蒙了，一个劲地说什么你总不戴老搁在家里不白搁着？到外国去开洋荤再不戴，还要等什么时候？到时候见着定国，他愿意要就给他嘛！

如此这般一想，老安头上的细汗就变成了两条小溪。他迟迟疑疑而又支支吾吾地指着表格说这这怎么个填法时，小解还以为他是不会写自己的英文名字，就飞快地扫了一眼，说你用汉语拼音就行，说完就要走。

这个团人多，和老安水平差不多的人也不少，大概都是对写英文有点慥头的，所以小解就太忙，忙不过来的小解马马虎虎应他一声就匆匆应付其他人去了。

老安心里还是着急，这事很关键，弄不好会坏大事……如此这般一想时，他觉着唯一能商量的只有老马，于是便又跑到老马身旁指指手表，轻声问老马，你看我这表要不要填上？

老马正蹙着眉聚精会神地对付自己手里的那张表格，看来他也有一堆麻烦，正在考虑填还是不填，但老马总算仗义，听他一问，也就放下自己的，瞥了一眼他腕上的表，看清是劳力士，就又问：就这？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鬼老马，真能一针戳到人家痛处——说真的，他到如今都不知道这块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是不知道真假虽有八年却始终不能问，既不能问别人更不能问送表的人。这可真叫人为难。

想想也真是的，他老安从政几十年，走上领导岗位也为时不短，过年过节除了一些礼尚往来人人都有的笋干虾干鱼鲞茶叶等土特产外，从来就没有以权谋私收受过下级的什么礼物，要不是这样，他能在市政协这样的领导岗位上？

说起这表，唉，都怨老田！

老马这一问，问出了老安一肚子官司，转着眼珠一想，终于想出了如何对付老马的问话，他装出十分轻松的样子眯了眯眼笑着反问：你是火眼金睛，你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要考我？嘿，我说你呀，别当人家英国佬现在实力不如美国佬，但同我们比，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牌还是老牌！我说老安啊，你就是再戴三只劳力士人家也不稀罕，这么点小东西填它作甚？算了！

这就是了！早说清楚还用得着这么七上八下？这鬼老马也真是的！

老安心里一松，额上的汗珠顿时就收了线，只剩了几颗亮晶晶的直挂到眉梢眼角。他吁出一口长气，将脖子上的紫红花领带再抻松一点，便想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揩揩汗，这一掏，这才又想起前天临走时老婆将他的手绢都扔

了，说是现在的人早都不兴用手绢而用纸巾，外国人更是，出国考察别再弄得这么老土的，让人家笑话。说话间，老婆就在他的行李箱中塞了好大一包纸巾，连他的每只裤子口袋都给塞了两包。一向大大咧咧的老婆如此细心又慷慨，当然还因为她在小商品市场摆货摊，卖的主要物品就是这些纸巾卫生巾卷纸面巾纸和杂七杂八女人用的小零小碎，所以为他备上充足的揩汗纸巾更是小菜一碟。

老安扯出半包纸巾用力一揩，随手团着就丢到了地上，小解刚好走了过来朝他偏头一望，老安一怔，顿时意识到刚才自己又犯了个小小错误——乱丢纸头和随地吐痰一样是不文明行为，领导三令五申讲过出国去千万要注意的……如此这般想着时，老安就红了脸，弯腰去捡这个纸团，紧走几步一边往垃圾桶远远一丢，一边哎哎着说小解我没有啥可填的，这张表交还给你吧。不用还？搁回去？好好，搁回去，搁回去。

老安想了想，又将腕上的这只表摘下，将自己的那件要托运的大箱子拉到一旁打开，将劳力士塞进另一件西装的口袋，锁了箱子，又在别人指点下找到打包的重新加固了包装带，然后在自己的手提公文包里掏出那只平日戴的电子表戴上，心里才觉踏实。

唉唉，麻烦，真麻烦。

托运行李等一切手续都由小解统一办理，团长让大家不用管，老安却自告奋勇帮忙，将行李一一提上输送带，直到自己的箱子安然无恙通过传送带后，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怪不得出国门要说“过关”——真不是件简单的事！好在老安现在只用安心排队，排了好久，这个二十人的大团才算一一办完过关手续，又一个接一个地过了海关和安检，等到全团人马终于两人一块三人一堆在候机室坐定后，老安这才又长出一口气。

现在，他才可以说真的就要迈出国门了。

真像是做梦啊！

小解也不知怎么领的座位号，上了飞机，全团人散落各处，谁都看不见谁了。老安的座位在最后一排的中间，左邻右舍都是不认识的，不认识倒好，用不着搭腔说话。看看很多人的衣装打扮，都是随随便便的，这样子哪里还